

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诞

# 风雨征程

乐清离休干部笔记

乐清市委老干部局  
乐清市政协文史委

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

# 风雨征

乐清市老干部局



乐清市老干部局  
征集记录

主编 黄元明  
副主编 许宗斌

乐清市委老干部局  
乐清市政协文史委

《风雨征程》

---

封面设计:陈光见

封面背景:括苍山脉

印 刷:乐清市方程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25

字 数:370千字

印 次: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册

# 留住红色记忆 发扬革命传统

——见证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丰富材料

□ 陈法文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为了祝贺共和国的创立,乐清市政协和市委老干部局组织和发动乐清籍的离休干部,把自己一生征程中最值得留住记忆的一次战斗、一件往事或一段工作经历写成文章,汇编成册,题名为《风雨征程——乐清离休干部手记》,予以出版发行。采用这种方式祝贺祖国的甲子华诞,可以说是独具特色,很有意义。

《风雨征程》这本书虽然不比正史那样严谨,但内容广泛,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历史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光辉历程中的各个侧面,史料丰富翔实,很值得一读。

汇集在这本书里的文章,很大部分是回顾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斗争历史。这在乐清确实是值得我们追忆和歌颂的一段光辉历史。大家都知道,乐清是个革命老区,具有悠久的革命斗争历史。早在“五四”时期,乐清人民就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爱国运动。大革命时期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此后,革命虽几经波折,但星火不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重建的中共乐清县委积极领导了抗日救亡运动。1944年9月,当温州、乐清等地沦陷,而国民党顽固派却猖狂地镇压抗日力量时,乐清县委果断地领导了虹桥起义,组织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当历史进入解放战争时,中共浙南特委为使江北地区的党组织和游击队能有计划地向括苍山脉挺进,决定将乐清中心县委改为括苍山中心县委,领导乐清、永嘉、玉环三县和黄岩、温岭、仙居、临海四县部分地区的革命斗争。以精简后的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为基础扩建的括苍游击支队,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于南下大军抵温之前,

解放了括苍全境,为浙南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1949年5月,乐清民主政府成立。

在这段历时11年多的革命战争中,许多同志真实记录了他们人生历程中最精彩的一页。其中有很多情节再现了革命先烈为实现崇高理想,披肝沥胆,宁死不屈的热血风采;有无数事实展示了我们当年的共产党员、游击队指战员和革命群众不畏艰苦、忠诚坚贞、英勇顽强的精神风貌,也反映了党组织、游击队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鱼水之情。这段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说明,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才能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根本政治前提。这是无数仁人志士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得出的结论,我们应该永远铭记,世代相传。

事非经过不知难。解放初期,乐清人民政府和乡镇政权虽然先后建立,但是国民党统治留给我们的是一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农村凋敝,工厂歇业,投机猖獗,市场混乱,粮食紧张,通货膨胀,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同时匪患严重,国民党反动派采用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同我们作斗争。沿海地区还经常遭受敌机的轰炸。当年在乐清工作的干部,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凭着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依靠和发动群众,开展剿匪反霸、土地革命、建立健全基层组织等一系列工作。这是一段保卫新生政权和人民的生命财产,以及为恢复工农业生产打基础、利长远的辉煌历史,今天,我们同样不能忘记,特别是那种勇于战胜困难的坚强意志,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更值得我们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1957年以后至“文化大革命”前这段时间,乐清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这一时代特征反映在《风雨征程》一书中,就是当年许多在乡镇或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回顾了参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对这段历史,现在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在指导思想犯了“左”倾错误的结果,那时的战略部署和政策措施都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因而严重失误,后果当然不好。但是,作为基层的领导干部来说,他们当时是怀着建设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望,风里来,雨里去,为办公社、炼钢铁、建水库、抓生产而日夜辛劳。从实践的效果来说,其中果然有错误的部分,但在带领群众战胜灾害,开展农田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等方面,还是取得了不少成就,仍然功不可没。至于那些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坚持实事求是,维护人民利益,敢于讲真话,勇于抵制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左”倾错误,结果受到“拔白旗”等错误处理的同志,表现了一个正直共产党

员的优秀品质,更应该予以肯定。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乐清的区位和资源等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实力显著增强。1993年撤县建市后,进一步推动了城乡的统筹发展,城乡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的乐清在全省乃至全国的经济强市中是处于前列的。这些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在《风雨征程》一书中有所反映,但分量不足,这是这本书的美中不足之处。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离休干部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以后,许多同志的年龄已经或即将到杠,他们自然难以再在改革开放中充分施展才华了。“革命自有后来人”,这是我们党永葆青春的原因之一。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担落在年轻一代人的身上,但是作为离休的老同志仍然要与时俱进,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引领时代风尚,更好地支持年轻同志开展工作,创造新的业绩。

《风雨征程》这本书是对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见证,内容很全面。我在上面虽然说了许多话,但难以全面概括全书的内容,因此谈不上是这本书的序言,只是简要地介绍一些历史背景,供大家阅读这本书时作些必要的参考。目的是让我们留住红色记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争取提前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系浙江省委原副书记)

# 目录

鱼水深情永难忘	马朝芒	1
六次大难不死	孔昭明	4
山马村地下党组织的革命斗争	江海源	8
空“百岁”中救伤员	吴应考	11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	张定锡	13
我与陈爱忠烈士的革命经历	张荣源	15
慷慨揭竿起 抗日保家乡	邱清华	18
虹桥起义的日日夜夜	陈少东	29
我亲历的三个故事	陈如秋	33
15岁少女就任“三花”支部书记	陈志奋	35
随宗文中学抗战南迁	周伟	38
革命堡垒——邬家桥村党支部	林艺	40
虹桥起义与“三·一五”战斗	郑安滔	43
为地下交通站尽力	金良齐	47
缅怀烈士金哲海	徐光汉	49
抗日和解放战争的几点回忆	梅顺金	52
记一次秘密送信	黄义桃	55
黄油脱险记	万朱雄	58
智斗“盐兵”	马庆来	60
入伍前的一次经历	仇梅影	62
温岭雨夜缴枪	王再昌	64
从楚门到鹤盛	王道连	66
解放大门岛 击毙翁碧如	卢庆来	68
黎明前的斗争	卢贤余	70
老兵的回忆	卢思西	72
缅怀渡江战役阵亡战友	叶公茂	74
攻克大同医院	叶定余	76
汪正学弃暗投明	叶尚青	78
我担任括苍中心县委交通员	刘鹏飞	82
一支活跃在山面区的文艺宣传队	朱永天	85
血染浦边码头	池方权	87
支援三中队的一次战斗	吴士玉	89

峥嵘岁月永葆革命本色	吴金法	92
第二次虹桥战斗及其他	吴振宇	94
我在“抗丁队”的经历	张远苗	99
对敌斗争二三事	张岩奶	101
忆当年的地下工作	张荷兰	106
培训革命知识青年的摇篮	李方华	109
那一年，白天睡觉黑夜工作	杨理永	113
人民县长进城	连振钗	115
夜宿门外不扰民 遣散俘虏发路费	连新尧	119
解放大门山战斗	邵光权	121
解放前夜的大荆	陈学如	123
从求学到革命	卓孔华	127
难忘的夜晚	卓清彭	129
我记忆中的淮海战役	卓登球	131
夜袭虹桥	周双峰	133
石件头六烈士	周方忠	137
我的革命之路	周守志	139
死里逃生记	周庆龙	143
鳌江口激战	周贤礼	145
小门岛遭遇战	周炳杰	147
海上歼匪记	周夏杰	149
琐忆“青训班”	周雪梅	151
我的革命工作经历	林好吉	154
我最早看见存邦哥哥的遗体	林存球	156
营救地下党员林新滔	林顺尧	158
英勇“抗丁”斗敌顽	郑君梅	160
解放前部分青年教师的革命活动	郑启汉	162
火烧敌碉堡	郑岩淦	165
纵横温台求解放	郑秋林	167
我所经历的几次战斗	郑彬	170
艰苦的革命生涯	郑翠玉	172
敌营中的谍报工作	郑蔚文	176
战地鸿爪	南筱兰	182
“马田事件”牵动全县	俞必清	184
从戎十五载	施达玄	188
东瓯历史的转折点	洪水平	191
永远绽放的雪梅	洪禹华	193
翁垟盐警中队的起义和遣散	赵宗银	196
做交通·保枪支·反特务	徐仕福	199
黄山突围记	徐祥潘	201



进城的回忆	钱云林	204
解放岱山岛小记	钱邦庆	210
智捣白鹭屿敌碉堡	高龙兴	212
“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活动片段	黄仁岳	214
我在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	黄岭	216
冒险送信 漏夜筹粮	傅克标	218
为游击队制作军服	董光松	220
难忘的三次战斗	董根旺	223
往事回首	蒋祥贞	226
老金指引我干革命	谢庆祥	230
难忘的记忆	谢作诚	232
战事追忆	鲍德胜	235
青春的记忆	蔡世定	238
一段难忘的经历	蔡宗鉴	241
入朝当卫生员	仇梅珍	244
侦察手记	方存斌	246
在“合作塘”围垦工地上	方维泉	248
人民银行乐清支行的创建	王晓泉	250
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	叶耕初	254
一起追截匪兵的战斗	叶昌义	257
在朝战斗片断	叶航球	258
我当局长的警卫员	叶勤明	260
忆黄谷双同志	叶潘	263
解放初期的教育生涯	刘莲莲	267
“浮夸风”的沉痛教训	庄必昌	269
50年代的农技推广情况	汪德坝	272
活捉匪首潘曲根	余协秋	275
在浙江干部学校的日子里	何竹银	277
记两次宣讲活动	吴正喜	280
记虹桥镇一次民主反霸示威大游行	吴达	283
支援友邦打豺狼 保家卫国夜入朝	吴学增	285
一次刻骨铭心的处分	张仁昭	288
“反右”和“文革”时期的遭遇	张家松	290
《乐清县志》资料采访记	李方开	293
福溪水库大爆破纪实	李邦玉	295
“万岁军”的由来	李荣梅	297
1949年的“白溪区民主政府”	杨舞西	299
从驾驶员到车站书记	苏忠诚	303
《乐清报》创办记	谷源	305

创办校办工厂	连 驱	307
县长仇雪清来支前站帮助工作	陈永夏	309
奉调处属支队的回忆	陈齐才	311
匪首郑兴奶落网记	陈 孟	314
建设11万伏变电所	陈岳华	316
她们功不可没	陈岳宣	318
农村工作记略	周如余	320
回忆“文印”工作	周安云	322
批评领导被打成反革命	周庆林	324
轮船公司重生记	周首辰	326
观音峰剿匪记	林国进	328
当年柳市大公社	林定丰	330
众志成城抗台保粮仓	郑玉麟	332
乐清县人民检察院的初建	郑锡源	334
人武工作二十年	金云波	336
追忆大办钢铁	金式达	338
50年代的经历	施太楞	341
解放初期的象浦乡中心小学	施希才	343
收藏日本军刀 牢记辛酸历史	施金松	345
我的从军与肃匪	施洪标	347
我一直从事粮食工作	胡公纬	350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	胡振华	353
在十年“文革”中	夏仕初	355
青田北山区歼匪记	夏政奇	359
入朝的一天	徐力仁	362
赴朝防空实习	徐善基	364
在基层领导岗位上	高奇坤	367
对小学教师的思想改造	黄育清	370
解放初期我在乐清医院	蒋达生	373
记东井山战斗	谢 庆	376
贺共和国六十华诞	谢岩寿	378
一件惨痛的冤案	蔡为淦	379
关于虹桥镇办中学的回忆	蔡昌福	381
普通话在乐清的最初推广	蔡修挺	383
虹桥反动传单侦破记	蔡振奎	386
“乐清石化”的发展	潘建中	388

## 鱼水深情永难忘

□ 马朝芒



马朝芒，浙江温州人，1923年12月出生，1938年1月入伍，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江西省农林垦殖厅副厅长。

八年抗战，是一个特殊的历史年代。时隔70多年，虽经岁月的反复冲刷，却令人难忘。

那是1938年三四月间，闽浙边区工农红军游击队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开赴前线，除从抗日干部救亡学校抽调20多名学员随军北上外，余下的同学大部分分配到浙南各地开辟新区。另外抽调包括我在内的近20名学员组成“新四军流动宣传队”，任务一是凡是红军走过的地方再走一遍，意图是安定人心；二是宣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大义，组织召开当地开明人士与进步青年座谈会，并参与抗日捐献活动。在短短3个来月中，这支小小的文艺轻骑兵高举抗日救亡的火炬，走一路，红一片。这下可把国民党当局吓坏了，再三提出要取缔“新四宣”。中共闽浙边省委考虑到要顾全大局，而且根据抗日形势蓬勃发展和根据地不断扩大的需要，决定解散“新四军流动宣传队”，把队员分派到浙南各地充实基层，我被分配到“乐清县青年服务团”工作。此时正值“县妇女会”换届改选。我们深入基层，动员进步的青年妇女和有选举权的女学生参加竞选，结果以多数票获胜，选举出进步分子周品华、张仙莲（中共党员）等6人分别

担任理事长、理事及学习、组织、宣传、总务股的股长，并协助她们把妇女工作做得有声有色。这年10月，经过革命洗礼和磨练，原是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的我，经组织考察，与郑淑娟同志同时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我的方向更明确，革命意志更坚定了。

党所领导的“青年服务团”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不但把抗日宣传活动搞得轰轰烈烈，而且在朴头、清江等地，在邱清华同志领导下发动群众，有理有节地对敲诈勒索、侵吞捐款的乡、保长开展斗争，挫败了他们欺压人民的反动气焰，大长了人民群众的威风 and 志气。1938年冬至1939年初，国民党反共顽固派被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吓得惊惶失措，便想方设法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居心叵测地强令解散青年服务团。面对这逆转的局势，党组织决定有计划地派一批党员，打入隶属于“国民党乐清县抗敌后援会”管辖下的政工队，利用其合法机构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但当时的革命形势正处在极端困难的境况下，阴霾四布，风雨如磐，乐清城区特别支部组织委员叛变，支部书记被捕。在此紧急关头，党组织立即调我到乐清县委工作。县委设在朴头，那里的群众基础较好，是属于半公开的环境。我的公开身份是罗山小学的教员，和我在一起教书的还有项昌觉同志。我除在小学任教外，更多的时间是投入到办好妇女识字班、青年夜校、青少年歌咏队和眷印教材与文件等工作。

这年腊月的一天，我正在罗山小学楼上装订识字班的课本，忽见几个顽兵跨进校门，项昌觉同志正在给学生上课，我已无法向他暗示，只得匆忙越窗逃跑。见不远处有一栋独门独户的小茅棚，一位老农正在屋前晒坦收卷晒薯丝的篾篮，我想这位老农肯定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就向他直言“后面有扛枪的兵在追捕我，你能不能把我卷进篾篮中去？”他二话没说就飞快地把我卷进篾篮中，推靠在茅棚屋的角落处，然后若无其事地打扫晒场。片刻后，几个顽兵不问青红皂白，持枪进门细细搜寻了一番，因毫无所获，便气势汹汹地出屋责问老农：“你有没有见到有人往这里跑过去？”老农忙答：“啊！刚才好像是有一人从这里跑过去，跑得很快，我没有看清楚。”这一讲，几个顽兵便迫不及待地朝着老农所指的方向追赶去了。当时我在篾篮中听得一清二楚，急促的心跳顿时平稳了。老农解开了系绳，高兴地说：“算你命大！”当时我再三向这位大恩人道谢。遗憾的是当时忘了问他的姓名，至今回忆起来仍感到内疚。后来听说项昌觉同志因来不及转移，当时遇到顽兵的盘问，幸好看门的工友在旁极力解释，证实项是罗山小学的老师，才得以脱身。这些事都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深情。

朴头岭头是靠海的一个小山村，地处台州与乐清相邻的中心地带。郑伯永同志的家在岭头开设了一家小杂货店，伯永同志因全力从事革命工作，这家小店

就依靠他姐姐银姆与前妻珊玲经营,银姆姐是一位非常干练、机智的中年妇女;珊玲嫂则忠厚、老实、善良,这家店也成了台州与乐清地下工作的联络点。姑嫂俩除作通讯交通工作外,还是掩护地下革命同志的好手。我与“特委”、“妇委”的袁华英同志常在她家吃住,因我是外地人,年龄又轻,所以倍受关爱。她家侧屋有一间酿酒的小作坊,每次酿酒第一锅出笼的糯米饭,银姆姐总是包上白糖捏成团甜点让我先尝。70年过去了,每每忆起这些往事,总感到有一缕缕深情和温馨。

朴头岭头属于交通要道,常有一些陌生人过往,当我未及躲避时,银姆姐就大声吆喝:“阿联儿(我当时改名联英,阿联儿是她对我的爱称),快来把表嫂这包烟送给客人。”巧妙地消除了陌生人对我的怀疑。平日里,心灵手巧的她,常领着识字班的姐妹们编制草帽和蚊香出售,以解决识字班印教材、点油灯缺乏经费的困难。每天晚饭后,这个小山村就非常活跃。我和昌觉同志分头充当妇女识字班与夜校的教员,到了教唱歌时就合并在一起,由我一个人承担教唱。此刻的岭头,灯火通明,欢歌笑语,洋溢着一派浓浓的革命气氛,充盈这个属于人民自己的家园。

1940年冬,局势再度紧张,正是“黑夜将晓风更紧,残冬欲尽雪更密”的时节,组织上指令我暂且回家过年“打埋伏”。回到家,我没有向父母提及任何事情,只是说回家过年,父母心中高兴,也没有问这问那。

临近春节的一天,张曼群同志来我家转达组织决定,调我到瑞安东区工作。翌日清晨,我便迫不及待、满怀战斗激情地走上新的革命岗位。

## 六次大难不死

□ 孔昭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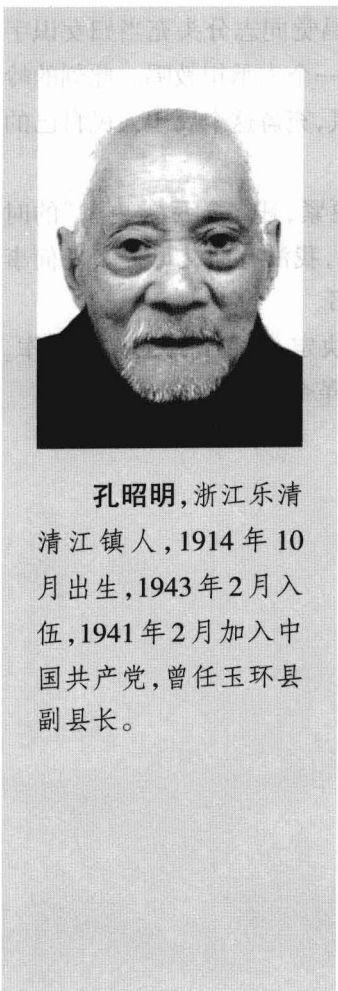
我有六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在从事地下工作时，常常头掎手上走，随时有牺牲的危险。在敌人白色恐怖期间，我两次经历从敌人眼皮底下脱险。革命胜利后，我又三次工作斗争在死亡边缘，还有一次是遇海难而得救。这六次都能化险为夷，大难不死，使我幸存下来，而且今已活到95岁。当初的场面真值得回顾。

### 沉入海中而得救

1940年，我27岁，那时已开始从事革命活动。是年8月16日夜，我乘一只小船去载盐卤（是烧制食盐的原料），船到大海里时，正是风大浪高，大量海水涌进小船，我与整只小船沉到海中。我呛了几口海水后又浮上海面，幸好被同船掉在海里、已挽上船舷的夏德根发现。他不顾自己安危，一手将我拉到船舷。开始时，我因海水呛多了，人已半死半活，全靠夏德根拼命拉住我，才使我第一次大难不死。我这条命是夏德根救回的。

### 郑伦同志牺牲我幸存

1948年5月初，清江庄xx被“地工”作为“狗”



孔昭明，浙江乐清清江镇人，1914年10月出生，1943年2月入伍，194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玉环县副县长。

抓来，一些同志意见要以“狗”处决他。白溪区委书记连振钗认为，庄xx属芙江乡人，就让我去向永乐黄边区中心区委郑伦书记汇报请示。同年端午节这天，我想中心区委同志没能吃端午饭，就带了炒槐豆等，装了一小红布袋儿（当时农村穷苦人家把这种袋儿作为旅行包），由白溪区委与中心区委通讯员陈定友同志带路，经过甸岭下交通站，再朝永嘉方向的中心区委驻地走去。在一处上山岭时，看到浙保四团士兵五六十人从岭上下来。我们绕道避开后，晚上7时许才到中心区委，碰到郑伦同志。我向郑伦同志汇报了有关庄xx（庄曾参加红十三军，后成地方上绅士）是否做“狗”处理的两种意见后，郑同志明确答复：庄不属敌人，不能作“狗”处理，并说这里情况紧张，让我们快去吃饭，抓紧出发。郑伦同志带着我、定友、中心区委机关的孔宪义、警卫员周衍朋、菊英（余一新）、贤英、顺汉共13人从中心区委出发，走了3个小时山路，在一个山坑里过夜。第二天早上6点钟，国民党兵又包围过来。我们13个人从后门山坑跑到一个山头准备下岭时，他们在另一个山头发现了我们，一直跟踪。我们走了好几个钟头，在一个地方吃了中饭（麦饼）就走。郑伦同志和我两人一起走，其他同志拉开距离在后面走。我们刚到西庄岭头，国民党兵就向我们开枪。我听到枪声后说：“有情况！”郑伦同志安慰我说：“不要怕，这里有民兵。”后来，枪声更加猛烈，敌人还用机枪向我们扫射。郑同志叫我与他分头撤退，我听到在百米外的地方传来郑同志高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我转身，看到郑同志已经倒在田中，但仍朝我们挥手，示意我们快跑。我躲到一处山坎下的田沟里，匪兵搜索3次均未发现。过了一些时间，国民党兵残忍地砍走郑同志的头，抢走他挂在身上的三号左轮手枪和文件包，狂呼狞笑一阵后，于下午5时左右溜走了。

郑伦同志不幸牺牲后，作为幸存者的我，心情无比沉痛。我默默地待到太阳下山后，在地生人不熟的山路中打听前进路径。一个群众告诉我去大荆甸岭下的走法，我翻山越岭整整摸走了一夜，到第二天早上6点钟才到达甸岭下那个去时经过的交通站。当时一夜的行走，直到现在的60年里，我一直在思索着：永乐黄边中心区委和郑同志所在的地方，敌人是如何发现的呢？国民党兵为何两天里连续包围、跟踪郑同志，专向郑同志射击？当杀害了郑同志之后，他们也就收兵了。这个谜，我一直解不开。

### 在破岩头遭包围后脱险

1948年9月，我任白溪区委组织委员、芙江乡总支书记，负责芙江乡22个村、18个党支部的工作。9月14日夜，我秘密地去石阵村召开党支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该村支部书记陈发义、党员陈乐程、陈学希（已故）等5人。开会后，就

住在该村党员陈学希同志家里。因已确定第二天清晨4点钟去破岩头(现改名为富岩头)召开支部会议,并由林小玉、莫加亦两同志去联系落实。该村支部有书记陈乃听、党员王楚平、连成春、方升敖(均已故),现还健在的有蔡小君、林翠玉等共10多位同志。开支部会时,已派有民兵放哨。到5点多钟,石陈村吴xx带领白溪保卫团七八十人来包围,要抓我们。放哨的民兵报告了这一紧急情况,支部的同志们关心地叫我们3人立即撤退。敌人已从三面包围过来,我们只有朝海一面可退,但海潮已涨得很高,无路可走,十分危急。我们不顾一切地跑到埠头,此时刚好有只小横床人的小船在。我们向船老大说明情况后,他拼命摇橹,将我们送向海面。后来听说,敌人已在破岩头山上架起机枪,准备向我们扫射,结果没有开枪。原因有二:一是我们坐的船早已离岸,且老大尽力摇橹,加速行驶,与山头距离已有四五百米远,不在敌人的射程之内;二是敌人也怕,白溪地区党的群众基础好,加上三五支队武装力量日益壮大,敌人怕枪声一响,三五支队闻讯赶来,反要被人民武装歼灭。这样,他们只好撤回老窝。我和林小玉、莫加亦两同志坐船到了朴头山外的淡水岙,终于脱险了。

### 遭反动“七星会”包围

1953年3月初,我从芙蓉区(时任区委书记)调到文成县南田区担任区委书记,并接下省委土改工作队撤回后的工作。解放初期,旧势力残余比较严重,加上台湾派遣特务在当地组织了一个反动的“七星会”。他们大肆散布“共产党要灭亡”、“七天七夜暗、黄狗变大猫、人要被吃死光”等反动口号和谣言,蛊惑人心。继之,进行暴乱。我到南田区不到20天,即1953年4月上旬的一天早上,反动“七星会”纠集会徒三四百人,包围南田区委驻地。当时,区机关只有5名武装人员,配5支步枪,我和区长林凯(芙蓉人)、组织委员3人3支短枪,在人力、武器方面,相差悬殊,但我们被迫反击。我叫组织委员带两个民兵还击,枪声一响,当地民兵立即不召而来,一起战斗,打死打伤暴徒各1人。他们以为部队来了,就逃跑溃散,被我们缴获步枪50多支,抓来俘虏100来人,其中一个台湾派来指挥的刘团长(后被枪决)。另有两个头子被逃跑。以后,还抓来了自封“皇帝”的李永银(后被枪决)和一个18岁的“娘娘”(被判刑20年)。

### 又一次避过了海难

我从文成山区又调到洞头海岛。在洞头县担任供销总社主任。1955年4月初,上级指示温州地区组织渔民北上,去石浦以北一带海洋捕鱼。地委确定是由温州渔盐部朱炎同志为主负责带队,我为副负责。渔民第一天出海捕鱼时,我是



随玉环楚门渔民的船出去的。一天,捕鱼回到埠头时,凑巧碰到我老乡蔡岙村渔民郑某。两人异地相见,格外亲热,他要我明天定到他们的船上去领导捕鱼。我很爽快地答应。我回到办公室与朱炎同志研究时,他说自己上次还未随船出海捕鱼,明天要同渔民一同出海,叫我不出去,留在办公室。我服从了他的决定。天有不测风云,第二天,刮起了12级大风,致蔡岙村这艘渔船沉没,船上人员全部遇难。我幸免此难。

### 逃过把我打死祭“烈士”一劫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担任玉环县副县长兼财贸部长的我,自然成为“走资派”,戴高帽游街,跪着受批斗,长期在农场“改造”。林彪自我爆炸后,玉环县召开四级干部大会,当初被打成玉环头号走资派的县委书记王权同志也出来参加了,全县就只不让我一人参加。随着“批林整风”的开展,我终于得到说话的机会。我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指出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和林、江体系的罪行。“反潮流”开始后,蛰伏一时的林、江体系又张牙舞爪了。1974年10月,全省14个县的民兵指挥部集中到玉环县,占领全部高山。玉环的一些人大放厥词:“把孔昭明打死祭烈士。”我大儿子宪治得知消息后,告诉我处境危险。他叫老家——西沿村夏尔钱、夏尔芳、支安乐、孔宪银(侄)、卢宝炯5位群众来只小船到玉环坎门,叫我快坐船离开。我也知这次非走不可,否则,定会危及生命。到下午4点钟,我到坎门船埠头,看到海面上有一只小船是乐清的,便明白是老乡来接我了。小船在海上划了一夜多,到第二天才安全地回到老家。不久,玉环县的一些人在大搞白色恐怖,大祭所谓“烈士”。许多好人被打得半死半活,时任县委书记的王权同志也被打成重伤。被打伤的干部、渔民中,有的过几个月死了,有的过一、两年去世。那种情景是多么的残酷,我总算逃过了这一劫难。

我经历的这六次的直接危险,终因命大而化险为夷。古话说得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现在我正颐养天年,全家美满幸福,可说应验了古人所总结的这一定律。